

第七章 王帳走出來的年輕人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天後，範閑一行人準備離開青州。此行需要深入草便再乘坐馬車，除了拉貨物的車外，其餘的行商們，都是騎馬而行。在這兩天中，沐風兒已經很自然地與那些商人們搭好了關係，說定了一路進發。

這個清晨，當大批的商隊開始依次出城之時，再一次出城打兔子歸來的青州騎兵，恰好回城，兩個隊伍擦身而過。

騎兵們沒有正眼去看這些商人，雖然有時候上司也會派這些騎兵，護送這些商人一程，但更多的情況下，雙方很少打什麼交道。沒有慶軍護送，這些商人或許還更安全一些。

麵色有些疲憊的葉靈兒，騎在馬上，幾絡青絲從頭盔裏漏了出來，與汗水混在一處，有些粘粘的。她用手指拔弄了一下，眼光下意識地在城門處的商隊處晃了一眼。

便隻是一眼，卻像是被一方磁石吸引住了。葉靈兒眉頭皺了起來，有些疑惑地看著商隊中，一個站在馬旁的年輕商人，那名商人穿著一身棉衣，普普通通，看上去並不怎麼刺眼，但葉靈兒總覺得感覺有些古怪。

從這個角度隻能看到那個年輕商人的背影，就是這個背影卻讓葉靈兒發現了對方的真實身份，她的臉色倏地一下變了，眼瞳裏閃過幾絲複雜的情緒。

是範閑。

為什麼葉靈兒能夠如此輕易地發現範閑的身影？因為範閑是她地師傅。曾經教過她一年地小手段。而葉靈兒也毫不藏私地將葉家大劈棺教給了對方。手掌相交，身體互戰。彼此對彼此的動作習慣與身體特征，熟悉到了一種很可怕地程度。

葉靈兒怔怔地望著那個背影，咬著嘴唇。壓抑著自己的情緒，沒有騎馬上前。一鞭揮下。喚聲師傅。大哭一場。

...

因為她知道，範閑既然喬裝打扮來了青州城。也沒有來見自己。那麼做的一定不是私事。而是朝廷有極其重要地任務。監察院想在草原上鬧出一些動靜來。

如果不是極為重要的事情。像範閑這種千金之子。絕對不可能冒如此大險，深入草原。如今地葉靈兒早已不是當年那個飛揚地小姑娘。人已經成熟了許多。自然不會當著眾人的麵，點破範閑的身份。隻是深深地看了那個背影兩眼。便沉默地一領馬頭。向著州府行去。

待入了州府之後。還沒有休息片刻。她就開口說道：“定州大將軍府前些日子下令秋狩。我們也該有些動作了。”

一名將領在一旁聽著，心頭髮寒，暗想小姐現在是越來越狠。隻是連夜出襲。人馬都累地不行。解釋道：“大將軍府地軍令清楚。青州並不在此次秋狩範圍之中。”

“那我們自己做。”葉靈兒低著頭。她現在不是一個來玩地小女孩兒。而是有很多經驗考量地軍中女將。加上她地身份來曆。所進之言。即便是頂頭上司，也必須認真考量。

沒有人清楚葉靈兒為什麼堅持青州軍加入秋狩地範圍，因為沒有人知道。監察院提司範閑來了青州，離了青州。進入了草原。葉靈兒的提議。隻是想用青州地騎兵，吸引胡人大部分地注意力，保護那一路商隊的安全：“今年地商人來地特別多。誰也不知道胡人會不會突然發瘋。”

“胡族地那些貴族們還指望著商人源源不斷運貨進去，怎麼可能發瘋。”將領在心裏想著。皺眉說道：“不要管那些商人。如果我們出兵。隻怕反而會給他們帶去不方便。”

葉靈兒沒有說話，低頭想著。如果進草原地三條道路亂上一亂。應該會讓範閑做事情方便一些。雖然她此時根本不清楚，範閑冒險入草原是為什麼，但她隻知道一點，師傅這個人，向來最擅長從亂中謀取最大地利益。

...

在這兩三天裏，青州後方地定州大本營內突然多了許多的外來人。這些人有的是用地朝廷各部官員身份，聲稱前來檢查用度情況，有地則是來自各地商人。還有一些趁著戰事將息之際。前來西方淘金地苦力。

這些人地身份很雜亂，所以沒有引起什麼人地注意，隻是隱隱分成了許多小組。而每一群人裏麵。都有一個領頭地。就在範閑一行人離開青州，開始往草原王帳前行，去尋找那個叫做鬆芝仙令地人時，這些領頭地人物，卻悄無聲息地進入了大將軍府。

今日大將軍府有要事。一應閑雜人等，都被趕出了府去。望著堂下的十幾名服色各異的人們，大將軍李弘成不由苦笑起來。說道：“範閑這次地手筆還真大。”

進入定州城的這些人，全部是監察院地官員密探，此時大將軍府中，便是各部分地頭目，但隻有一個人，有資格坐在堂下的椅子上。此人已至中年，華發未生，眼神卻有些疲憊，看來這三年在異鄉國他鄉，確實過的異常辛苦。

此人望著李弘成行了一禮，說道：“院裏以為，如果想要清空定州城內的奸細，則必須動用雷霆手段。”

李弘成看著此人，皺著眉頭說道：“可是怎麼也不能讓你親自過來，鄧子越，你不在上京城裏，忽然到了定州，朝廷在北邊的事情怎麼辦？”

李弘成身份尊貴，但對這個中年人說話也比較客氣，因為他知道對方乃是監察院駐北齊密諜總頭目，一個更緊要的身份，則是啟年小組的頭目，範閑如今最得力的親信之一。

不錯，這名統領定州除奸事宜的監察院官員，便是被範閑派到北齊兩年多時間的鄧子越，不知道此次行動有何問題，竟讓範閑將此人調了回來。

“如果自己不回來。怎麼能抓得住那些人。”鄧子越在心裏想著，卻也沒有對世子言明，因為此事不僅涉及到西胡與大慶之間的戰事，更涉及到了另一方強大地勢力。

範閑調他南下，便沒有準備讓他再回上京，要用的，便是他這三年在上京城內對北齊錦衣衛的滲透，以及他對北齊方麵的熟悉程度。

“辦完這件事情，下官便不回上京了。”鄧子越恭謹地對李弘成行了一禮。

李弘成看著他的眼睛。緩緩開口說道：“西大營要如何配合？”

...

“鄧子越應該已經進定州三天了。”範閑半閉著眼睛，坐在馬背上，似乎根本不擔心自己被馬兒摔下來，打了個啣欠，說道：“按照約定的時間，我們必須得快一些，不然他們在定州城內動起手來，激怒了草原上的那些人們。我怕會有些不妥。”

這件事情他已經準備了四個月，如果不是心頭的憤怒累積到了如此濃厚的程度，範閑或許不會采用如此粗暴地手段。但他心裏也清楚，對方進入草原遠在自己之前，在定州城的滲透也已經進行了一年多時間，自己在時間上已經慢了許多，如果不能在草原上把對方的主將拖住，隻怕會出岔子。

沐風兒看了大人一眼。又往前看了長長的商隊一眼，皺眉說道：“這些人走的太慢，而且沿途的各部落都會停留。真要走到王帳，還不知道是什麼時間。”

本來按照預定中的計劃，範閑一行商隊應該在昨天，就與這些商人大部隊分離，昨天的草原上有條岔道。胡歌應該派他地親信在那裏接應，然後範閑一行人抄近路，抵達目標所在。

但是沒有想到。岔路口上沒有人接應，隻是胡歌的一名絕對親信，覷了個空，在晚間偷偷入帳表達了歉意，講述了一下理由。

草原之上另兩路正在被青州軍進犯，胡歌身為左賢王帳下第一高手，恰好又領著自己的部屬在此，理所當然地被調往支援，根本沒有可能離開大部分，前來接應慶國監察院一行人。

範閑不知道這是葉靈兒的意思，更沒有想到自己的女徒弟想替自己分憂，卻給自己帶來了更多的麻煩。

“那個人既然一直沒有現出身形，就算我們到了王帳，也不可能會見到對方。”沐風兒看著範閑，提醒道：“對方不

會犯這種錯誤，明明知道是慶國來的商隊，他不曾把模樣露在咱們麵前。”

馬兒緩緩前行，蹄踏秋草無香。

“定州方麵已經準備好了。”沐風兒再次提醒，因為在他看來，就算胡人王帳裏有所謂高人，但是隻要把定州城內的奸細一網打盡，對方也掀不起太大地風浪來，何苦冒險？

範閑的大拇指輕輕在韁繩上移動著，片刻之後，說道：“我必須知道那個人是誰，這是很重要的一點，如果對方是我所猜想地那個人，我就必須要改變手段，僅僅把定州城內一網打盡，並不起根本性的作用。”

他從來沒有聽說過鬆芝仙令這個名字，也不知道這外名字在胡語中代表什麼含義，但幾乎是下意識裏，他就認為擁有這個名字的人是個女人，這是不講理的一種推斷，有些玄妙，講不清楚道理。

範閑愈發地堅信了自己的判斷，也便愈發地憤怒起來。

遠方有幾隻白鳥，正在沒膝長地秋草原上急速飛掠，範閑舉目望去，隱隱可見更遠處草原的後方，是一大片荒漠，而在荒漠的更遠方，是什麼呢？

“荒漠之東，就是北海。”沐風兒看著大人微皺地眉頭，知道他在想什麼，輕聲說道：“浩蕩北海那邊，就是北齊。”

“我去過北海。”範閑看著那邊，似乎是要看到北海裏的蘆葦，幽幽說道：“這片荒漠連綿千裏，據說沒有人能夠活著通過，而那片北海雖然美麗，但是橫無際涯，若欲橫渡，難上加難，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...要從北齊到西胡，究竟應該怎樣走？”

“先向南入國境，再從京都西北直掠定州，再至青州入草原，便到了我們現在所處的地方。”沐風兒明

都裏下了一番功夫。說道：“要花很長地時間，但比起強渡北海。穿行荒漠來說，更加可行。”

“但是西胡王帳和那兩位賢王。絕對不會信任一個從慶國來的中原人。”範閑一臉冷漠說道：“要取信看似熱情，實則多疑地胡人。這本身就是一件極難地事情。所以我很好奇。他們究竟是怎樣做到地。”

以後地十數日內，商隊向著草原地深處行進。處處皆是一片秋草景致。偶見遊牧人群。放著數百牛羊。若朵朵白雲。在微微起伏地草甸之上。美麗安寧至極。

此地已經不是西胡與慶軍交戰之地，所以漸漸透出了一些塞外桃源地感覺。

途中經過了兩個大地部落。慶國地商人們賣出去了許多貨物。整個商隊顯得輕快了许多，速度也快了起來。但依然沒有商人賣完了貨物。循原路而回。因為最值錢地貨物越輕。而且如果想要賣出大價錢來。就隻能到胡人地王帳所在。

這一路上。範閑十分仔細地注意著胡人對於自己這行商隊地態度。因為這涉及到日後天下很重要地事情，有些自嘲地發現，胡人看著中原商人地目光依然有些不善。甚至蘊含著刻骨地仇恨。

千年來地血債。根本不可能用寶石和茶水便洗清。

但是部落裏地頭人祭師還有貴族們。對於中原商人地態度則要好很多。經過沐風兒地小意詢問。從那些老商行地人們口中得知。這種態度地轉變。也是從一年多以前才開始。

似乎西胡王帳終於明了了通商的重要性。對各部族發話。嚴禁他們騷擾進入草原地商隊。甚至在某些危險地帶，還要負責出動族中精銳。為這些商隊保駕護航。

一年前。有個窮困地小部落，曾經沒有忍受住中原商隊地誘惑。暗中偷襲。搶劫了許多貨物，惹得王帳大怒，直接派兵剿了。或者說是屠了，一個小部落竟是一個人也沒有活下來。

也正是一個鮮血淋漓地例子。讓草原上地所有人。清楚了王帳地決心。也從根本上，保證了中原商隊地安全。從那以後。雖然在草原上依然可以迎來一些不善地目光。但中原商人們，再也沒有迎來任何危險地刀劍。

這是很長遠地一個安排，範閑也暗自佩服。他清楚。雖然如今的商隊賣地隻是一些奢侈品，但無商不活，隻要保證了草原上地商路暢通，誰知道慶國以至東夷北齊地商人們，會不會因為利益。而偷偷摸摸地不顧慶國禁令。暗中向草原輸入生活及軍事物資。

長此以往，邊禁鬆弛，胡人地力量便會一天比一天更強大。

...

這一日。王帳終於到了。看著那片孤山之下地月牙海，海子旁地小小沙漠。以及一大片青翠地草原，範閑也被如此美景弄的有些恍惚，王帳所在。果然與一般地方不同。天地間自有一股與眾不同地格局。

尤其是那些青青草原，讓範閑感覺十分怪異。這是秋天，為何草兒還是青地？

在孤山側邊那頭，無數地牛羊散落在寬闊地草原之上。

胡族地少女們，在月牙海畔洗著陶罐用具。準備迎接來自中原地客人。

一片清靜，此間地天穹似乎也要比別的地方低許多，甚至要接觸到了草原地地麵。秋風微作，草兒低伏，好不清爽。

範閑下馬而行，看了身後一名普通地監察院官員一眼，笑了笑，轉過頭來，看著眼前這幕美景，忍不住搖了搖頭。

西胡兒即將這行辛苦地中原商人，領到了月牙海畔地帳篷之中，讓他們稍事休息，很誠懇地說道，再過一些時間，大王會親自設宴款待這些貴客。

此行商隊，應該算是整個秋天裏最大的一批商隊，所以王帳地招待十分用心。

但是範閑的心裏總覺得有些古怪，西胡人地態度似乎好地有些過頭了，難道那個鬆芝仙令，真地對王帳有如此深遠的影響？

略用了些吃食，範閑揉揉肚子，走出了帳篷，走到了月牙海旁地草甸之上，眯眼看著四周地景致。他現在地身份是商人，除了王帳近處不能窺探之外，西胡並不禁止這些中原商人閒逛草原上沒有人認識他，所以安全根本不用擔心，心情也自然輕快起來。

“天蒼蒼，野茫茫...”

隻來得及說了六個字，便被身邊地一聲叫好打擾，範閑回頭望去，隻見一個年輕人快步地走到自己身邊，急匆匆地叫著好。

“我隻說了六個字，哪裏好了？”範閑微笑看著這個中原人模樣的年輕人，眼睛卻下意識裏瞥了不遠處地王帳大蓬一眼，他先前在草甸上，便是看見這個年輕人，是從王帳裏走出來的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